

东旺藏语动词的互动范畴*

次林央珍

[提要] 本文讨论东旺藏语动词互动范畴的构成形式、语义、论元配置和形成机制。互动范畴的构成形式有词汇型、形态型、附加型、形态与附加并存型 4 种。论元配置表现为交互者被编码为主语, 而交互对象则被编码为宾语。动词重叠式表互动的形成机制既受语言自身象似性和韵律的制约, 也可能受周边语言表互动形式的影响。

[关键词] 东旺藏语 互动范畴 动词重叠 论元配置

一 引言

目前, 国内的藏语通常被划分为拉萨、安多、康 3 个方言。东旺藏语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东旺乡的藏族所使用的语言, 属于康方言。学界对古今藏语动词的研究, 通常只涉及及物与不及物、自主与非自主、自动与使动等范畴, 对互动范畴关注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古藏语和现代藏语大部分方言土语中缺乏专用的互动义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 互动义主要依靠不同句型或附加手段来表达。从总体上看, 藏语的互动范畴不是显赫范畴。据笔者的调查, 东旺藏语不仅有互动范畴, 而且其语法手段多样。

所谓互动, 是指不同主体之间相互进行、相互作用的动作行为。汉藏语系很多语言的动词都有互动范畴, 而且往往使用多种语法手段。过去学界对藏缅语互动范畴的研究不多, 相关成果有《藏缅语动词的互动范畴》(孙宏开 1984)、《凉山彝语动词的互动态》(木乃热哈、毕青青 2012)、《藏缅语相互结构的类型学考察》(丁健 2015) 及《动词重叠表互动——羌语支语言的共同创新之一》(周发成 2019) 等。刘丹青(2017:192)指出“典型的相互义中先行词是意义上的双方, 扩展用法则可以涉及一个更大的群体。”在东旺藏语中, 无论动作行为的施受者是双方还是群体, 互动范畴的形式和语义都具有一致, 因此, 本文对东旺藏语互动范畴的讨论不区分典型相互义与扩展用法。文中语料均为笔者调查的第一手材料。

二 互动范畴的语法形式和意义

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 东旺藏语互动范畴的构成形式有词汇型、形态型、附加型、形态与附加并存型 4 种。词汇型是指用词汇手段表达互动范畴的形式类型; 形态型是指用动词重

* 本文得到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BBZZKY-2020027)”立项资助。论文曾于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四届藏语语言学研讨会”(天津 2020.08.22-23)上宣读, 得到意西微萨·阿错、邵明园等与会专家的指正。写作过程承蒙戴庆厦教授指导, 《民族语文》匿名审稿专家对论文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叠形态手段表达互动范畴的形式类型；附加型是指在非相互义动词前附加相互义语素的手段来表达互动范畴的形式类型；形态与附加并存型指同时用重叠形态手段和附加手段来表达互动范畴的形式类型。

(一) 词汇型

从类型学上看，每种语言都会有表达互动义的固定词汇。如汉语的“商量”“吵架”“遇见”等，英语的“fight”“marry”“chat”等，藏语书面语的“ཁ་རྩོད[kha rtsod]商量”“གྲོས་བསྐྱེད[grösbodur]吵架”“འགྲུབ་པའི་ལུགས་ལྷན་པོ[vphard pa]遇见”等。东旺藏语有部分动词无需依靠形态变化或任何附加成分，就具有互动义。例如：

东旺藏语	词义	东旺藏语	词义
ndzẽ ⁴¹	打架	thoŋ ⁵⁴	吵架
dzi ⁵⁵	交换	tshyŋ ⁵⁴	遇见

之所以认为此类动词是用词汇型手段表示交互义，是因为当把这些动词放到句法结构中时，强制要求动作行为的主体至少是两个，而且双方的动作行为同时相互进行、相互作用，语义上不区分施事者和受事者。例如：

(1) tʂə⁵⁵ʂl̥⁴¹ nə⁴¹ tshŋ⁵⁵rẽ⁴¹ nu⁴¹ ndzẽ⁴¹ de nō. 扎史和次仁俩打架句尾_{进行、亲见}

扎 史 和 次 仁 俩 打 架 句 尾_{进行、亲见}

(2) a²⁴ku⁵⁵tshẽ⁴¹ dzi⁵⁵ ʕə gui⁴¹. 要不我们交换吧。

我 们 交 换_{助动} 要

以上句子中动词自身含有互动义，因此发出动作行为者都为双数或复数，施动者是受动者，受动者同样也是施动者，两者相互施加动作，相互影响。

(二) 形态型

形态型是通过动词重叠的手段来表示互动范畴，重叠是动词音节的重叠。由于重叠后都出现语音交替，而且还表示特定语法意义，所以这种重叠属于形态变化，是目前东旺藏语表互动最常用的手段。例如：

动词原形	原形重叠	词义	动词原形	原形重叠	词义
dō ⁴¹ 打	də ⁵⁵ dō ⁴¹	互相打	phuu ⁴¹ 推	phə ⁵⁵ phuu ⁴¹	互相推
thẽ ⁴¹ 拉	thə ⁵⁵ thẽ ⁴¹	互相拉	bie ²⁴ 挠	bə ²⁴ bie ⁵⁴	互相挠
tɛŋ ⁵⁴ 靠	tə ⁵⁵ tɛ ⁵⁴	互相靠	ŋa ⁵⁴ 追	ŋə ⁵⁵ ŋa ⁵⁴	互相追
tʂu ⁴¹ 摔	tʂə ⁵⁵ tʂu ⁴¹	互相摔	dzu ²⁴ 拽	dzə ²⁴ dzu ⁵⁴	互相拽

通过材料梳理和分析，东旺藏语用动词重叠形态表互动有一定的特征性和限制性，特作说明：

1) 动词重叠时，基式在后，其声韵调不发生变化，重叠式在前，其韵母、声调发生屈折变化。韵母屈折变化的规律是，不论基式动词的韵母元音是什么元音，一律变为央元音ə。除动词原形的声调为低升调 24，重叠后重叠式保持低升调 24，基式声调屈折变化为高降调 54 外，不管其他动词的声调是什么调型，一律变为高平调 55。韵母为喉塞音韵尾的动词，重叠后喉塞韵尾弱化或脱落。2) 动词重叠表互动，通常只出现于自主及物动词，不及物和非自主动词极少出现用重叠表互动的现象。3) 通常只有单音节动词才能用重叠表互动，双音节或多音节动词很少出现用重叠表互动。4) 具有相互义的动词在句法结构中可以重叠，重叠后仍表示互动义，其作用只是进一步强调互动义，与动词原义没有明显差异。在具有互动义的动词

中, 诸如 thoŋ⁵⁴ “吵架”、ndzē⁴¹ “打架”等为不及物动词, 一般不能重叠, 但在句法结构可以重叠构成 tho⁵⁵tho⁵⁴ “相互吵架”、ndzə⁵⁵ndzē⁴¹ “相互打架”的形式, 除重叠式手段的类推作用外, 主要是强调动作行为的互动和动作行为的时量。此外, 一般来说, 动词重叠形式进入句法结构时, 动词重叠形式后都必须附加泛义动词 je²⁴ “做” “成”才能使句子完整。这是因为动词重叠后表达的是动作行为互动的状态, 不能直接充当谓语, 所以需要泛义动词来填充谓语的句法位置和功能。例如:

(3) tshŋ⁵⁵re⁴¹ nə⁴¹jo⁵⁵ dzu⁴¹ nu⁴¹ phə⁵⁵phu⁴¹ je²⁴ de nō. 次仁和永珍在互相推搡。

次 仁 和 永 珍 俩 互 推 做/成 句尾_{进行、亲见}

(4) a²4ku⁵⁵ nu⁴¹ shə⁵⁵ dzə²⁴dzu⁵⁴ je²⁴ ŋhu⁵⁴. 我俩来拽着对方。

我们 俩 趋向_{向心} 互 拽 做/成 来

(三) 附加型

用附加手段表示互动范畴分两种情况, 一是通过数词 tciŋ⁵⁴ “一”重叠形成“互相”义; 二是在动词前添加趋向前缀 shə⁵⁵ “向心”和 phə⁵⁵ “离心”形成“互相”义。这两种情况都是迂说式, 间接表达互动义。

先看数词“一”重叠附加型表互动的情况:

tciŋ⁵⁴ tciŋ⁵⁴ caŋ⁵⁴. 一个夸一个 (互相夸奖)

一 一 夸奖

tciŋ⁵⁴ tciŋ⁵⁴ tɕuŋ⁵⁴. 一个吓一个 (互相吓唬)

一 一 吓

数词 tciŋ⁵⁴ “一”重叠式充当代词性成分, 只能表达互动义。因为句中必须存在两个动作行为的发出者, 而且一定是相互进行、相互作用, 不分施受。但是, 如果在此类结构中添加表施事的作格标记、表受事的受格标记或表对象的与格标记, 那么它所表达的可能是互动义, 也可能是单方面发出的动作行为, 另一方只是动作行为的直接承受者或接收对象, 具体视语境而定。例如:

tciŋ⁵⁴ji tciŋ⁵⁴zu²⁴ 一个照顾另一个 tciŋ⁵⁴ji tciŋ⁵⁴tɕuŋ⁵⁴ 一个吓唬另一个

一 作格 一 照顾 一 作格 一 吓唬

tciŋ⁵⁴ji tciŋ⁵⁴gu dzə²⁴ 一个打另一个 tciŋ⁵⁴ji tciŋ⁵⁴je teŋ⁵⁴ 一个给另一个

一 作格 一 受格 打 一 作格 一 与格 给

类似上述例子, 如果语境中没有特意强调互动行为, 那么它所表达的就是一方对另一方发出动作行为。例子中的格标记ji标记动作行为的实施者, gu标记动作行为的承受者, je标记动作行为的接收者, 句法结构成分和语义结构成分清晰, 没有互动范畴。如果句法结构中, 没有作格标记, 只有受格或与格标记, 那么, 动词表达的是互动义, 相反则表达非互动义。可见, 此类句法结构的语义是否为互动范畴, 跟作格标记的隐或现密切相关, 起主要作用。

再看趋向前缀 shə⁵⁵ “向心”和 phə⁵⁵ “离心”附加型表互动的情况:

shə⁵⁵ dzŋ⁵⁵ phə⁵⁵ dzŋ⁵⁵. 问过来问过去 (互相问)

趋向 问 趋向 问

shə⁵⁵ zŋ⁵⁵ phə⁵⁵ zŋ⁵⁵. 说过来说过去 (互相说)

趋向 说 趋向 说

东旺藏语的此类表达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四音节词, 可以独立表达互动义, 但进入句法

结构后,要表达互动义,需在其后添加泛义动词 je²⁴“做”。例如:

(5) khu²⁴ nu⁵⁵ shə⁵⁵ dzo²⁴ phə⁵⁵ dzo²⁴ je²⁴ de nō. 他俩在打过来打过去。
他 俩 趋向 打 趋向 打 泛动 句尾_{进行、亲见}

(6) chə²⁴ nu⁵⁵ shə⁵⁵ zɿ⁵⁵ phə⁵⁵ zɿ⁵⁵ je²⁴ mə de. 你俩不要说过来过去了。
你 俩 趋向 说 趋向 说 泛动 否定句尾_{祈使}

数词重叠式、趋向前缀同时出现在一个句法结构中表动作行为的互动时,数词重叠式只能带受格或与格标记,并且只能以动词宾语的身份出现。例如:

(7) tci⁵⁴ tci⁵⁴ gu shə⁵⁵ dzo²⁴ phə⁵⁵ dzo²⁴ mə je²⁴. 不要对彼此打来打去。
— — 受格 趋向 打 趋向 打 否定 泛动

(8) chə²⁴ nu⁵⁵ tci⁵⁴ tci⁵⁴ je shə⁵⁵ te⁵⁴ phə⁵⁵ te⁵⁴ je²⁴ ri. 你俩互相给彼此吧。
你 俩 — — 与格 趋向 给 趋向 给 泛动 句尾_{命令}

(四) 形态手段和附加手段并存型

东旺藏语动词重叠式形态和数词“一”重叠式不仅各自可以单独出现在句法结构中表达互动义,而且可以共同出现在同一个句法结构中表达互动义。无论单独出现还是共同出现,二者的语义无明显差异,只是起到强调互动和使表达更加完整的作用。例如:

(9) khu²⁴ nu⁵⁵ tci⁵⁴ tci⁵⁴ thə⁵⁵ thē⁴¹ je²⁴ de nō. 他俩在互相拉扯。
他 俩 — — 互 拉 泛动 句尾_{进行、亲见}

(10) tso⁵⁵ ʂɿ⁴¹ nə⁴¹ tshɿ⁵⁵ rē⁴¹ nu⁴¹ tci⁵⁴ tci⁵⁴ tso⁵⁵ tɕu⁴¹ je²⁴ de nō.
扎史和次仁俩 — — 互 摔 泛动 句尾_{进行、亲见}
扎史和次仁在互相摔跤。

如果上述结构换成另外一些动词,二者语义虽无明显变化,但是句法结构有明显差异。例如:

(11) tso⁵⁵ ʂɿ⁴¹ nə⁴¹ tshɿ⁵⁵ rē⁴¹ nu⁴¹ tci⁵⁴ tci⁵⁴ gu dzə²⁴ dzu⁵⁴ je²⁴ de nō.
扎史和次仁俩 — — 受格 互 拽 泛动 句尾_{进行、亲见}
扎史和次仁在互相拽着彼此。

(12) khu⁵⁵ nu⁵⁵ tci⁵⁴ tci⁵⁴ je mə²⁴ ru⁵⁴ tə⁵⁵ te⁵⁴ je²⁴ re.
他 俩 — — 与格 花朵 互 赠 泛动 句尾_{过去、亲知}
他们俩互相赠花给彼此了。

例(11)(12)虽与例(9)(10)一样是重叠形态和附加前缀同时出现,但句中分别多了受格和与格标记,句法结构就不一样了,因为例(11)(12)中的数词重叠式不像例(9)(10)可以充当主语成分,而是充当了动词的宾语。可见,在重叠形态和附加前缀并存型的互动结构中,会因为动词的不同而导致句法语义的不一样。

据孙宏开(1984)分析,在一些藏缅语族语言中也存在用不同手段表互动的现象。如史兴语除了用动词重叠表互动外,还兼用在重叠式之后加附加成分的形式,且重叠形式已经不如羌语支其他语言活跃了。虽然目前东旺藏语用动词重叠表互动的现象比较普遍,但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向东旺乡、建塘镇及小中甸等地方的藏语母语人问及互动义如何表达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重叠式形态手段,而是附加式手段,有时候需要进一步询问才能了解到更多的动词重叠式形态手段。可以认为,东旺藏语用附加式手段表互动的能产性及动词覆盖率远远超过了重叠式形态手段。

基于对以上现象的分析,笔者认为动词重叠式形态手段与数词重叠式附加型能够共现于同一个句法结构是东旺藏语互动范畴从形态型向附加型发展的表现,形态与附加共存型恰好是此发展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表示互动范畴的重叠式形态手段有可能逐步让位于附加形式手段。

三 互动结构的论元配置

互动结构指表达互动义的句法结构。Haspelmath (2007)把互动结构中相当于一般及物结构中的施事、受事论元分别称为“交互者(reciprocator)”“交互对象(reciprocatee)”。如汉语的“老王和老李互相帮助。”“老王和老李互相帮助彼此。”两句中,“老王”和“老李”都为交互者,第一句缺乏交互对象,第二句的“彼此”充当相互代词,为交互对象。其中,交互者必须出现,而交互对象可以表现为空缺形式,也可以用相互代词来替代。

一般来说,互动结构还可以用一种较不经济的复句来表达,如汉语的“小红看见了小明,小明也看见了小红”,但在东旺藏语中,可以把所有由两个小句构成的互动结构都合并为一个单独小句来表达,即把原先两个小句中题元角色相同的两个不同参与者编码为一个论元,并且这个论元在合并后的相互结构中只占据一个句法位置。由于东旺藏语倾向于用单独小句来表达互动义,因此下面着重分析最常用、最经济的由单独小句构成的互动结构。

东旺藏语中,不同互动结构对交互者和交互对象的编码形式不同,即表互动义动词的论元配置不同。交互者和交互对象的总体特征可以归纳为:第一,交互者必须是能自主实施动作或具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体;第二,交互者在数量上必须等于或大于“二”;第三,交互者是只占据一个句法位置的单一论元,互动结构中总是充当主语;第四,交互对象可以为空缺形式。如果交互对象出现,通常被编码为受事或对象,带受格或与格标记,在互动结构中充当宾语。以下分别从交互者和交互对象来看东旺藏语互动结构的论元配置。

(一) 交互者

东旺藏语互动结构中交互者的编码形式共有4种。

1. 用名词并列结构编码交互者。例如:

- (13) tʂə⁵⁵ʂɿ⁴¹ nə⁴¹ dzɿ²⁴ma⁵⁵ nuu⁴¹ dʒə²⁴dʒi⁵⁵ je²⁴ re. 扎史和卓玛俩互换。
扎史和卓玛俩互 泛动 句尾_{过去、亲知}

2. 用名词和代词的双数或复数编码交互者。例如:

- (14) khu²⁴ nuu⁵⁵ phə⁵⁵phuu⁴¹ je²⁴ de nō. 他俩正在互相推搡。
他 俩 互 推 泛动 句尾_{进行、亲见}

- (15) a²⁴kaŋ⁵⁴ ke⁴¹ tʂhə⁵⁵ tə⁵⁵tə⁵⁴ je²⁴ de nō. 孩子们在互相泼水。
孩子 们 水 互 泼 泛动 句尾_{进行、亲见}

3. 用数词“一”的重叠式作相互代词编码交互者。例如:

- (16) tʂiŋ⁵⁴ tʂiŋ⁵⁴ phə⁵⁵phuu⁴¹ je²⁴ mə de. 不要互相推搡。
一 一 互 推 泛动 否定 句尾_{祈使}

4. 用名词重叠式的双数或复数编码交互者。例如:

- (17) sa³⁵ sa³⁵ nuu⁴¹ ŋə⁵⁵ŋə⁵⁴ je²⁴ de nō. 鸡和鸡在互相追赶。
鸡 鸡 俩 互 追 泛动 句尾_{进行、亲见}

(18) tə⁵⁵ pa³⁵ pa³⁵ ke⁴¹ də⁵⁵ dō⁴¹ je²⁴ de nō. 那些牛在互相打架。

那 牛 牛 们 互 打 泛动 句尾_进行、亲见

可见,无论交互者的编码形式如何,在互动结构中,交互者双方或者多方不分主次并充当主语,语义上施受并行。因此,把不同参与者编码为一个论元,只占据一个句法位置。

(二) 交互对象

在互动结构中,交互对象的所指与交互者等同,因此很多时候交互对象可以缺失。当交互对象出现时,在句中的句法地位通常是宾语,包括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东旺藏语的基本语序为动词居后,如果是双宾语结构,语序为“主语+间接宾语+直接宾语+谓语”,因此编码为宾语的交互对象应该出现在主语和谓语之间,且编码为间接宾语的交互对象位于直接宾语之前。例如:

(19) lə⁵⁵ mə⁴¹ nə⁴¹ dzɿ²⁴ ma⁵⁵ nu⁴¹ tci[?] tci[?] gu tə⁵⁵ te⁵⁴ je²⁴ tsha⁵⁴ nō.

拉 姆 和 卓 玛 俩 一 一 受格 互 靠 泛动 助动 句尾_亲见

拉姆和卓玛互相靠着彼此。

(20) khu²⁴ nu⁵⁵ tci[?] tci[?] je zɿ²⁴ gi⁵⁵ tə⁵⁵ te⁵⁴ je²⁴ de nō.

他俩 一 一 与格 书 本 互 教 泛动 句尾_亲见、进行

他俩在互相赠书给彼此。

(21) ɕhə²⁴ nu⁵⁵ tci[?] tci[?] je shə⁵⁵ dzɿ⁵⁵ phə⁵⁵ dzɿ⁵⁵ je²⁴ ri. 你俩互相问彼此吧。

你 俩 一 一 与格 趋向 问 趋向 问 泛动 句尾_命令

以上例句包括以名词并列结构和人称代词的双数形式为交互者的交互结构,交互者都为主语。其中,例(19)中数词“一”的重叠式后出现了受格标记gu,说明以数词重叠式构成的相互代词在句中映射为受事论元,充当宾语,且因为此句是单宾语结构,所以只能是直接宾语。例(20)是双宾语结构,在数词“一”重叠式后添加了与格标记je,交互对象映射为与事论元,表明动作关涉的对象,作间接宾语,直接宾语为zɿ²⁴gi⁵⁵“书本”。例(21)是以动词前附加趋向前缀的形式来表达互动义的结构,也以数词“一”重叠式为交互对象,且把交互对象编码为与格,充当直接宾语。

四 动词重叠表互动的形成机制

孙宏开(1984)指出藏缅语动词的互动态有3种不同的表达手段:动词词根重叠、动词前加成分、动词后加助词。用动词重叠表示互动范畴被普遍认为是羌语支语言的重要语法特征,而且在语法形式上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而藏缅语族其他语支基本都是通过动词前、后添加附加成分来实现的。

现有的文献材料显示,藏语支语言只有墨脱门巴语存在动词重叠表互动的现象。藏语的方言,如拉萨方言、安多方言的动词重叠通常表示动作行为的反复、持续、频率等语法意义,不表示互动义。古藏语文互动义的表达是在动词前加表示“互相”义的词ཕན་ཚུན་[phan tshun]“相互”或在动词后加助词ཚུན་[res],也不用重叠式。由此看来,东旺藏语出现大量用动词重叠式表互动义的现象显得较为特殊。据笔者调查,其实,用动词重叠式表互动不仅仅存在于东旺藏语中,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藏语建塘话、小中甸话、格咱话、尼西话等也有用变音重

叠的方式表互动义的情况。例如小中甸话^①：

动词原形	原形重叠	词义	动词原形	原形重叠	词义
də ⁵⁵ 打	də ⁵⁵ də ⁵⁵	互相打	phi ⁵⁵ 推	phə ⁵⁵ phi ⁵⁵	互相推
ndzə ²⁴ 看	ndzə ⁵⁵ ndzə ²⁴	互相看	thi ⁵⁵ 拉	thə ⁵⁵ thi ⁵⁵	互相拉

藏语小中甸话动词重叠式的语音屈折现象与东旺藏语一致，大体可以判断，滇西北地区藏语动词重叠式表互动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②，是藏语康方言滇西北片区存在的一种现象。那么形成此区域特征的动因或机制是什么？本文认为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虑。

（一）数量象似性原则是东旺藏语动词重叠式表互动的认知基础

数量象似性原则指出语言单位的数量与所表达概念的量和复杂程度成正比象似，即说话人在处理信息时会把重要的且意义较多的内容用增加语符数量的方式加以说明，反之，语符数量会减少。

戴庆厦、傅爱兰（2000）认为藏缅语动词重叠最主要的共性特征是表“量”，并且主要表“多量、多数”，这一特征也许是藏缅语甚至是汉藏语动词重叠式的共性特征。东旺藏语用动词重叠表互动义，实际也可以被认为是表“量”，重叠式与相互义之间的形义组配也是语言象似性的一种直观表现，因为互动情境中包含了两个动作相同的事件及动作发出者，而重叠手段使相同的动词形式编码两次，正好满足了互动情景的语义要求。

张敏（1997）指出“重叠现象并非只出现在亚洲语言里，在世界各个语系的其他语言中，从东南亚的汉藏语到南亚的达罗毗荼语、南岛语，到非洲的尼罗-撒哈拉语及美洲的印第安语都普遍存在，其语法意义也具有相当明显的一致性，这说明重叠动因是人类语言广泛采用的一种象似机制”。表示动作行为的多数应该是人类语言的共同需要，选择用动词重叠的形式来表达语义的重复是最自然、最简单的方式，东旺藏语也不例外。

（二）讲究韵律是东旺藏语动词重叠表互动的内在因素

韵律是语言的一种和谐现象，具体表现为双声、叠韵、谐韵、双音节化等多种形式。从古藏语到现代藏语方言动词音节演变的总趋势是词缀大量减少，如东旺藏语动词就是以单音节为主，表义中心及构词手段仍然在单音节根词或词根上。但是，语言总体结构又呈现出双音节化趋势，除了动词，还有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等词类都可以重叠使用，通过各种词类的重叠来加强语言的韵律感，而韵律的加强反过来又促进重叠式的产生及发展。

正如上文所描述的，东旺藏语和小中甸藏语的动词在重叠过程中必须发生音变，音变的特征是前一音节的元音韵母都统一变为央元音ə。语音的变化方式与藏缅语族的羌语、普米语、木雅语、史兴语等相同，而变化内容即前一音节的元音变为ə与羌语一致，这并不是偶然现象，更不是语言间的借用关系。藏缅语动词重叠后发生的音变应该是一种弱化现象，这与语言自身讲究韵律有关。另外，东旺藏语动词重叠后存在一种轻重和谐式，即阅读时前一音节明显比后一音节轻，也符合东旺藏族母语人的语感，这就与前一音节语音弱化、后一音节语音不变有关，或者说是韵律中的轻重和谐要求促使重叠过程中发生此类音变。总之，双音节化、语音弱化和轻重和谐等现象都是动词重叠过程中的韵律要求。

^① 小中甸话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的藏族使用的语言，属藏语康方言。

^② 此说法只基于暂且能查到的相关材料和笔者调查的藏语拉萨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的一些土语材料所作的判断。是否真的如此，尚须扩大调查范围。

（三）语言接触可能是东旺藏语动词重叠表互动义的外在动因

除了上文提到的羌语支语言以外，还有纳西语、彝语等也同样用动词重叠表示互动范畴。那么既然古藏语文及拉萨、安多等现代藏语方言没有用动词重叠表互动的现象，而羌语支语言和纳西语、彝语基本都是动词重叠表互动，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测是否东旺藏语及其他有相同特点的滇西北藏语方言是受了羌语支或彝语支的影响？从地理位置上看，羌语支语言大多分布在四川和云南两省，而香格里拉市东旺乡又刚好位于云南省和四川省的交界处，因此语言间的长期接触必不可免。

另外，由于地理接壤、民族杂居及历史渊源等因素，纳西语可算是与滇西北藏语接触最频繁且深入的语言，在香格里拉市东旺乡境内至今还有几个藏族村落是以藏语对纳西族的称呼来命名的。但实际上运用叠字是藏语从古至今的一大特点，是藏文诗歌、戏曲、颂词等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修辞手法之一，如动词重叠在藏文里往往表示连续或强调。因此，如果说东旺藏语动词重叠表互动是受了其他语言的影响，那么受影响的也一定不是重叠这个手段，而是动词重叠过后的语义，即互动义。

在羌语、独龙语、嘉戎语、木雅语、纳木义语等藏缅语族语言当中，动词重叠不仅表互动，还可以表达反复义。而重叠式在古藏语及藏语拉萨方言、安多方言和康方言的大多数土语中只表达反复、持续义，不表达互动义。那么动词重叠形式是否存在一种共同的原始义还是本身具有多种语义，暂且难下定论，只能说在语言长期发展过程中，同一种语言形式表达的语义很有可能发生变化，变化包括语义扩展、减少甚至转移。另外，在语言长期接触过程中，语言间相互借用或模仿固有的同一形式的语义成分也是存在的。因此，总的来说，不排除东旺藏语动词重叠形式的互动语义是受了羌语支语言影响的可能性，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 结 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东旺藏语互动范畴的认识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东旺藏语动词的互动范畴较为发达，其表达手段包括词汇型、重叠式形态型、数词“一”重叠式与趋向前缀式附加型、数词“一”重叠式附加与动词重叠式形态并存型4种。其中，词汇型表互动的动词还可以进一步构成重叠式形态型，数词“一”重叠式和趋向前缀式既可以单独使用表示互动，也可以共现表互动。

第二，东旺藏语的互动范畴，虽目前有多种表达形式，但有迹象表明，有从动词重叠式形态向附加型发展的趋势，现存的重叠式形态与附加并存型恰好是这一发展趋势的过渡阶段。

第三，在互动结构中，交互者必须出现，而交互对象可以缺失，其论元配置情况是交互者往往被编码为主语，而交互对象则被编码为宾语，具体情况视不同的格标记而定，受格映射为间接宾语，与格映射为直接宾语。

第四，动词重叠式表互动主要受语言自身数量象似性原则和韵律机制的制约，语义上可能是受周边的语言影响形成的。这一点，有待进一步考察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戴庆厦. 2000. 《景颇语重叠式的特点及成因》，《语言研究》第1期。
[2] 戴庆厦、傅爱兰. 2000. 《从语言系统看景颇语动词的重叠》，《汉语学报》第2期。

- [3] 丁 健. 2015. 《藏缅语相互结构的类型学考察》, 《民族语文》第 6 期.
- [4] 刘丹青. 2017.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第二版),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5] 木乃热哈、毕青青. 2012. 《凉山彝语动词的互动态》, 《民族语文》第 6 期.
- [6] 孙宏开. 1984. 《藏缅语动词的互动范畴》, 《民族语文》第 4 期.
- [7] 张 敏. 1997. 《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 《国外语言学》第 2 期.
- [8] 周发成. 2019. 《动词重叠表互动——羌语支语言的共同创新之一》, 《民族语文》第 6 期.
- [9] Haspelmath, Martin. 2007. Further remarks on reciprocal constructions. In Vladimir P. Nedjalkov (ed.), *Reciprocal Constructions*, Vol. 5, pp: 2087-2115. Amsterdam: Benjamins.

The Reciprocal Category of Verbs in Dongwang Tibetan

Tshering Yangdron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orms, meanings, argument configur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reciprocal category of verbs in Dongwang Tibetan. The forms of the reciprocal categor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lexical, morphological, additional, and morpho-additional. In terms of argument configuration, the reciprocator is encoded as the subject while the reciprocee is encoded as the object.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verbal reduplication as a reciprocal strategy is constrained on the one hand by iconicity and prosody of the language itself, and on the other hand is subject to influence of the reciprocal strategy in surrounding languages.

[Keywords] Dongwang Tibetan reciprocal category verb reduplication argument configuration

(通信地址: 650500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